



他们造出了 “跃进牌”拖拉机

張一弓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洛陽机械厂設備旧，也沒有特別經費。但由于党的号召和全体职工建設社会主义的热情，他們經過刻苦鑽研，試制出了全国第一台万能拖拉机，給我省地方工業帶來了新的面貌。本文就是介紹全厂职工努力試制拖拉机的情形，这些忘我地劳动的职工形象，給讀者很大的啓發和教育。

他們造出了“躍進牌”拖拉机

張一弓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郑州市行政区經五路）
河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一号
地方國書洛陽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華書店發行

豫總書号：991

787×1092 1/32 • 1/2 印張•9,200字

1958年6月第1版 195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588册

統一書号：T10106•192

定 价（6）0.07元



一台小型万能拖拉机，由洛陽机械厂試制成功了。为着試制这台拖拉机，人們的劳动与智慧曾經放射出何等夺目的光彩呀！他們沒有高大、寬敞的厂房，一半人要在蘆席棚里工作。他們沒有嶄新、貴重的机器，有的是用了五十多年的“机床爷爷”。他們沒有一文錢的試制費，但有着数百顆忠实于社会主义事業的工人的心。因此，当农民兄弟說出：工人老大哥呀，俺們要“跨黄河，过長江”啦。他們便在62个晝夜里，做出一台性能良好的拖拉机。他們豪邁地說：“讓农民兄弟騎着‘鉄牛’过長江吧！”

現在，拖拉机停放在陽光下，机头上鑄着“躍進牌”三个大字的黃銅牌子，閃耀着金色的光芒。一羣工人把它团团圍住，臉上帶着亲切的微笑，咀里說着家常話，而声調里却隱藏着丰富的感情。他們談論着拖拉机，但是沒有人夸耀自己的功劳，好像一切都是他們應該做的。他們送給拖拉机許多种不同的称呼：小鉄牛、小鋼馬、壯实的馬駒子、听话的小家伙。像母亲夸耀兒子，平时想不到的亲热称呼，一下子脫口而出。甚至有人不加思索地称它为“机灵的毛驢兒”，

于是惹起了一场哄笑。工人们說笑着、欣賞着。拖拉机像一塊磁石，長久地吸住了人們高兴的眼光。

(一)

1957年12月，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一届代表大会在郑州召开。从各地赶来的党代表們都在考虑着同一个問題：为农業發展綱要應該做些什么？怎样使农業發展綱要提前实现？在河南飯店的走廊里，有人为着一个問題爭論得面紅耳赤，有人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着香烟，苦思着，醞釀着一个奇迹的产生；有人在神祕地耳語，悄悄宣布一个出人意外的計劃。人們的心头都是不平靜的，連脚步声都显得那样匆忙。

这当兒，洛陽机械厂党委書記歐登甲張貼的一張大字报，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上写：“……保証試制成功小型拖拉机，并要大批生产。”来自农村的党代表們，立刻把歐登甲团团圍住。这个問：什么时候可以买到？那个問：一天能犁几亩地？有人甚至提出，眼下能否簽訂銷售合同？人們急不可耐地把一个計劃当做现实来談論，好像歐登甲可以从衣袋里随时掏出拖拉机来似的。从农民代表的急切詢問的口气里，歐登甲看到了农業对工業提出了何等迫切的要求，寄予了多么巨大的期望。他受到了鼓舞，但也感到担子的沉重。

(二)

歐登甲回到了洛陽。廠里的情形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因為职工們早已在報紙上看到了他在黨代會上寫的大字報，有力地鼓舞了大家。現在辦工棚的牆壁上已被职工要求試制任務的大字報貼滿了。等他一回廠，甚至有人跟在他的後邊打轉，要求立即給他試制任務。有一個青工說，如果不給他們試制任務，他們將寫大字報批評。因此，祝心力廠長——這個喜歡從技術角度考察問題的工程師，說道：“羣眾情緒如同發動機里增添了新的燃料。”而歐登甲說，他見了工人羣眾，就產生了一種如魚得水的感覺。

幾年來他們摸索着造出了軌路機，質量有了飛速的提高。現在他們造的軌路機已經遠銷國外，以物美價廉著名。雖然有製造軌路機的寶貴經驗，但他們的心頭並不輕鬆。首先，製造小型拖拉機沒有技術資料，翻遍了所有的書本，也找不到有關十匹馬力拖拉機的記載。第二，他們沒有一文錢的試制費，國家沒有這筆預算，廠里也是手無分文。因此這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歐登甲同志先把試制費用問題，提到黨委擴大會上。當他剛說完要求，共青團總支書記黃卯生就遞了一張條子給他。上面寫着：“全部試制費用由共青團員包下來。”歐登甲微笑着點了點頭，他的語氣突然平靜了許多，沒有講完事前準備的全部問題，就格外

提高声調，請黃卯生發言。这个工人出身的共青团总支書記，輕易不喜欢說話，因此平时給人一种态度严肃的感觉。他干练、善于思考，内心隐藏着高度的热情。他說出的話从来是有分量，可以使人信任的。他在团员中有極高的威信，这并不是由于他的职位，而是由于他的为人。

現在，黃卯生站了起来，所有的眼睛都注視着他。他宣布了一个勇敢的計劃，态度很穩重，語气極平靜。于是一个自筹試制費用的运动就这样开始了。

在黃卯生宣布了这个計劃的第二天，修配車間共青团支部建立了一个义务劳动車間，义务劳动所得將全部貢獻給試制小型拖拉机当經費。团支部書記郑兴章，那个身体魁梧、眉粗眼大的噴漆工，担任义务劳动車間的主任。团支部副書記陈阿毛，是个外表颯颯、心中有数的小伙子，他担任調度員的职务。六級技工張家斌，被聘請为义务劳动車間的“技师”。义务車間主任一下子領到了修理八部引擎和噴漆一部公共汽車的任务，使得大家一个个兴高彩烈。义务調度員立刻召集团小組長，郑重地称他們为“义务的生产組長們”，然后分派了各个小組的任务。于是在这天夜里，他們唱着歌，把鉄板砸得震天响，好像对人們挑战：我們的义务劳动开始了，你們呢？

第二天，被敲打鉄板的响声擾乱了好夢的人們，一致喊出“向修配車間团支部学习”的口号。各單位

共青团支部紛紛自报筹款数目，一下子二万元的試制費就滿額了。修配車間的青工們在埋怨團員，成立义务劳动車間时，为什么把他們忘了。当义务車間主任掏出了花名册，写上了他們的名字，他們便頑皮地問道：

“請問义务主任，今晚有何任务？”然后喊着“得令”之类的戏詞，兴高彩烈地去了。人們都忙碌起来。行政部門的青年們参加銼毛坯，由于向来缺乏体力劳动鍛煉，他們的手不久便磨出了血泡。他們一面叫着：

“呸，經不起考驗，又出血了。”一面不停地銼着，为自己一双細嫩的手感到慚愧，并有意讓它多受一些磨煉。鉄工車間團員王阿福到处寻找廢鉄，像一只覓食的公鷄，在空場上轉着圈子。他有着一个祕密的計劃：用四十公斤廢鉄，为拖拉机鍛制十个零件。这个計劃不久就超額完成。机工車間的姑娘們，善于从別人忽略的小处着手。周树英和郭桂英每在下班之后，便細致而耐心地洗擦机器用的破布或廢紗。过去是用了旧的領新的，現在是洗了再用，髒了再洗。隆冬天气，手指在水里泡得通紅。驕傲的小伙子在一旁嘲笑起来：“哈呀，只知道干这些洗洗搓搓的活，手指头泡成紅蘿卜，还能洗出来个拖拉机不成？还是瞧咱們的，用勁掄一晚大錘，就砸出百分之一的拖拉机。”姑娘們不理會他，晚上一撥弄算盤，向大家宣布：从破布里洗出了四十多元 獻給咱們的拖拉机。

青年們自筹拖拉机試制費用的活动，贏得了全体工人的贊美。他們帶着欣喜、自豪的心情，把年輕人的

消息傳往各處。那些老師傅們，在工作之暇，嘆道：“好後生呵，老大一筆款子哩，可他們，啦。”

夜晚，在家屬宿舍的燈光下，老祖母給孫新編的小曲兒：

“好孫孫，甯哭啦，
你爹去做拖拉機啦。
沒有錢，做不成，
義務勞動到天明。

.....

拖拉機，送鄉里，
給你姑家犁田地，
地里長個大紅薯，
你姑夫一人抱不住。”

（三）

在年輕人自籌試制費用的同時，拖拉機的作全面展開了。最優秀的技術人員和工人集中起，組成了一個試制小組。鉸金工王開福、鉗毛、內燃機裝配工夏文華是組里的三員老將。老師傅，粗壯、高矮適中，一副精力過剩的樣起活會忘記一切。王小毛老師傅，白淨、瘦弱文質彬彬，以足智多謀聞名全廠。夏文華師傅背，矮個兒，臉上布滿皺紋，從那沙啞的嗓子

刻薄的怪話，但是說罷就忘，干活像绣花——祝心力厂長挑选这三位老师傅到試制組来，一种習慣的原因。以往每逢試制新产品，或者碰到了疑難，他都要到車間里拜訪他們，每一空手而归。他發現每一个老师傅的知識，都有科全書，有問必答，有疑必解。因此他称他們是“厂里的寶貝”。現在他望着这三員老將，抱歉，是的，他感到抱歉，当他把試制任务交給他們，却没有給他們圖紙。“没办法呀！”他攤手說：“試制小型煤气拖拉机，在全国还是头一，哪兒来的圖紙呵！”

个老师傅沉默地站着。夏文华干咳起来，祝厂長他在干咳一陣之后，又說出不滿的話来，但是也是帶着非常庄严的神色，簡短地說：“能行。”領導把沒有圖紙的工作交給他做，是瞧得他很滿意。王小毛在眯动着眼睛，臉上帶着謙遜，說：“試試看吧。”祝厂長对这个回答感到他知道当王小毛說“試試看”的时候，便是有把握了。王开福深知自己的任务更为困难，他是煤气爐，煤气爐用在拖拉机上还是第一次。到厂長的为难、抱歉的神情，便立即回答：“样搞吧。”他們都不喜欢喊叫困难，都有着一种的荣誉感，喊叫困难，有損于这种榮譽。何們都記起了党委書記歐登甲同志的話：“这是，同志們，农民兄弟需要开着拖拉机，去‘跨

黄河，过长江’，需要咱们以工人老大哥的姿态，去征服任何困难。”是的，这是需要。他们牢记着这句话，稳健地向车间走去。

老师傅们在一块干活，互相之间很少说话，空气似乎特别严肃。王小毛师傅，已经用那只拿惯了老虎钳子的手，拿起了一截铅笔头。在他的面前只有着传动机构的主要另件图。总装配图和附属另件图，需要他边设计，边装配。尽管用铅笔没有用老虎钳子顺手，尽管他画出的线条是弯曲不直的，但是他已在大胆地画起来。他的徒弟小张，恭敬地站在师傅身旁，他今天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师傅还具备着设计师的才能。这个从农村来的徒工，想到拖拉机便要从师傅们的手下生产出来，就觉得师傅们更加值得尊敬了。不管王小毛叫他借钻头或者夹子，他一路上都是飞快地跑着，恨不得一下子就完成交给他的任务。

夏文华现在正面对着一个复杂的问题，他必须把原来是倒转的引擎改为正转，发火系统也要跟着改变。他今年五十三岁，自从他十七岁开始干内燃机装配工以来，还没有遇到过这样复杂的问题。现在他正在听，用全部注意在听着引擎发出的响声。从这些响声里，他要发现引擎的全部秘密。现在他已经听出了引擎中的问题，但还未找出解决的办法。他思考着，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

王开福老师傅既不会写，又不会画，只是用手托住脑袋思考。在没有动手之前，他必须把煤气炉的尺

寸和管路安排考虑停当。

那一天王师傅坐在家里，沉思着。老伴已摆好碗筷，孩子们吵闹着围住桌子。但他仍旧一动不动的坐着，眉头紧皱，目光发呆。他的脸色是一张生产图表，能精确地反映出当前的生产情况。他老伴看到他的神色，便在心里嘆道：“看那吓人的模样，工作又逢到难处啦！”于是，她故意把碗筷碰得叮噠作响，提醒他是吃饭的时候了。平时吃饭，王师傅喜欢和孩子们逗笑，今天却把四个孩子一下子赶走了。一个人守着饭桌子，呆呆地望着饭菜出神。偶然挟了一筷子菜，却又不嚼不咽，又在发愣了。

就这样，王师傅每天晚上都要坐在那里，一声不吭，手掌不停地拍着脑袋。他的样子很疲惫，好像身上压着千斤担子。有时他伏在那里，一动不动，别人以为他睡着了，其实他仍在沉思，偶尔发出一声郁闷的拖长的声音：“呵！……”当他伏在那儿进行思考的时候，他的老伴总要坐在他身旁，研究他每一个细小的动作，倾听他每一声轻微的声音，猜想他思考什么，需要她什么帮助。有几晚深夜的汽笛早已响过，王师傅还沉思着坐在那儿。逐渐眼睛里网满了血丝，长久的睡眠不足，使他一倒在床上就能昏昏沉沉睡去。就这样度过了十一个艰难的晚上，终于在第十二个春光明媚的清晨，他拍着脑袋向众人宣布：“图样全在这兒了。”

(四)

拖拉机各种零件的圖样，在許多个难眠之夜和苦苦思考里产生了。在这些圖样的上面都盖着“拖拉机部件通行無阻”的朱紅大印，工人們一接到盖着朱紅大印的圖样，便把正在加工的其它零件从机床拆卸下来，尽管这样做是不合乎正常程序的，但工人們拿到了这样的圖紙，便好像拿到了一張荣誉獎狀，甚至回到家里，也要帶着非常滿足的神情对老婆說：“呵哈，我做了拖拉机的零件啦。”生产大組長烏傳芳为分配拖拉机零件的加工任务費尽了心思，哪个工人沒有分配到手，就要跟他賭气，或者像孩子那样跟他死纏。“大組長同志，拖拉机上的活分給我一点吧。”有的甚至这样說：“再不給我，我可要鬧情緒啦！”因此，烏傳芳在分配拖拉机零件的加工任务时，不得不依据着均衡的原則。这位老师傅把他們看成一羣頑皮、要强的孩子，他說：“平等对待，不可偏心，否則会干仗的。”

对于拖拉机，全厂的人們傾注了所有的热情。鉗工車間的工人湊一塊編了段快板：“只要加工零件到，三步变成一步跑，情願晚上不睡覺，做成拖拉机全国跑。”那个因为鬧工資待遇曾經被大字报批評过的青工張順德，現在一边照顧着电爐，一边做仿捷式嵌綫。他說他在搞副業，而副業收入不是为了补足他曾

經一再誇張的“工資差額”，倒是为了把超产收入送給小型拖拉机。祝厂長在这些工人的面前，曾經一再感慨：“政治是統帥呵！”凡是遇到辣手的問題，他就找到党委書記，說：“去做点政治工作吧。”起初，他对于拖拉机能否試制成功，是有着六分的信心，四分的疑惑的。現在，工人的热情与智慧已經消除了他的疑惑。他緊張、疲劳，但輕松愉快，甚至在百忙中还对一个右派分子进行了一番嘲弄性的教育。

这个右派分子曾依仗着一点技术而与工人阶级較量，現在他正在职工羣众的监督之下，愁眉苦臉地过着日子。这天，祝厂長告訴他，拖拉机上需要一部三·五瓩的發电机，既然你曾經認為自己是技术上的权威，那么請設計一部这样的發电机吧。不知为什么，右派分子听罢，神色十分倉皇。他慌忙去翻書，在翻看了六本書之后，苦惱地說：“書本上找不到三·五瓩發电机的設計說明呀。”祝厂長問：“那么，你搞成搞不成呢？”他答：“这样小的發电机，我沒有搞过，也沒有見過。”祝厂長說：“如果你承認自己沒有办法，我可以找一个很普通的工人来，他有办法，你要好好跟他学。”于是，祝厂長找来了电机工陈海元，說：“陈师傅呵，今天你可不要客气啦，給他上一堂技术課吧。”这位平常是非常謙虛的陈师傅，这时严肃地坐在右派分子的面前，大約有兩天的光景，便画出了三·五瓩的發电机圖样。祝厂長告訴右派分子：“你現在應該知道，你不懂的东西还有很多。一

个普通的工人也不会把你的技术放在眼里。”右派分子承認受到了很大的教育。

(五)

义务劳动車間，自从成立以来，一刻也不曾清闲过。义务主任郑兴章曾經再三強調，要大家适当休息，注意身体健康。但大家一工作，好像全把这些話忘了。比如有个叫王俊瑞的青年人，他每天晚上都要干到十点以后。他怕义务主任要劝他回去休息，于是他就跟郑兴章玩起了“捉迷藏”，当义务主任来到車間，他便穿上衣服、戴上帽子，說着“走呵，回去睡觉。”当义务主任一走，他便轉回身来，在大伙兒的哄笑声里重新把鉄板敲响。事实上郑兴章是贊許这种行动的，他自己也巴不得多干一会活，当他在晚上干活的时候，眼看到下班時間了，嘴里不断說着“再干五分鐘就走”，但总是一直工作到夜深人靜。

每天夜里，当年輕人加班干活的时候，一些老师傅們也要到車間来。五十四岁的韓世根老师傅总要走道車床中間，把拖拉机的圖紙、材料放在各个机床的旁边，并在事前問設計組長哪个零件重要，就分配給最好的机床加工。解放前，他干高速切削时，鉄屑把眼睛打坏了，那时飢一頓，飽一頓，得下了个胃病。双腿也因为長期劳累，变得不太灵便。但是，当青工們干活的时候，他总要蹣跚的走着，从这个机床到那

个机床。”呵！小伙子，~~干得不错~~，~~可以~~当工程师啦。”“当心点，莫叫铁屑打住眼睛。”他不时地说着，像老父亲那样慈祥。青年们说：“韩师傅，你老了，甭陪着熬夜啦。”“可不是，我老了，老了瞌睡稀，等做出拖拉机，再睡个好觉吧。”他就这样在车间里走来走去，等大家干完活，才一块回家。

（六）

每天晚饭之后，王开福师傅也总是踏着灯光到车间里去。他的整个身心全被煤气炉占有了，干到下一点，也丝毫不觉劳累。有时，他透过车间的窗口，望见了满天的星斗。于是他想起了党委书记的话：“农民兄弟连明徹夜的干哪，夜里，地下的灯光跟天上的星星一样多呵。”他想到这里，便觉得一股暖流通遍全身。如今的黑夜也跟过去大不相同了，太阳早就睡觉了，而人们还在忙碌着。”他想着，周身满是力量。

晚上王师傅加班劳动，他的老伴总是按时给他送夜餐来。对于自己的丈夫，她怜惜，但也有点儿埋怨，干起活不知饥饱寒暖，哪像五十岁的人。她在厂里打听，是什么工作叫王师傅这样入迷，别人告诉她，这是一件顶重要的工作，煤气拖拉机离了它便跑不动了。于是她想，老伴是帮农民的忙呢，大哥帮兄弟，本是份内之事，受点劳累，倒也应当。听人说，

农民要乘衛星、駕火箭，爭取大丰收。這衛星、火箭，大約只是一個意思，一股心勁，坐上拖拉機倒是真的，她這樣想着，突然覺得老伴變得高大而且尊嚴，也感到自己身上同樣有着一份責任。因此不論老伴多晚回來，她都在門口等着，給老伴鋪床、燒水，說幾句暖心的話。並且暗自制訂了一個為老伴改善生活的計劃，其中有紅燒肉、黃燜鷄子、清燉豬蹄等好菜。因此，當王師傅由於煤氣爐試制成功而受到人們慶賀的時候，突然大聲說道：“我那個老太婆呀，嘿，無名英雄呵。”說罷，自己也不覺笑起來。

煤氣爐是在一個晚上的十點多鐘試制成功的。這時，王小毛師傅已經為拖拉機的傳動機構裝配上了最後一個零件，他洗了手，非常滿意地笑着。夏文華師傅帶着專心的神情，傾听着引擎的晌聲。然後，擦了擦熬得發紅的眼睛，眉飛色舞地說：“沒得問題啦！”只有王開福的心情是紊亂而且激動的。現在煤氣爐正在進行試驗。他聽黨委書記說過，許多農業社員都知道他們在試制煤氣拖拉機，寫來了許多封熱情問候的信，此刻，他覺得有許多雙眼睛，閃爍着期待的光芒，在望着這次試驗。當煤氣爐順利地輸送出煤氣、催動了發動機的時候，他舒展地又是得意地吐出一口氣來。但這時，他突然聽見一陣不吉利的声响：突、突……突、突。煤氣在喘氣了，像一個少氣沒力的老头子。他暗啞地說：“煤氣不夠用啦。”又用雙手捧着腦袋，呆呆地坐在那兒。一個小時，兩個

小时过去了。他發現輸送煤氣的管路有毛病，那管路从拖拉机的后边繞过去，成“U”字形，路远、弯子多，增加了煤氣的阻力。他立刻改变了管路，讓它直接从前边通过，成“一”字形。他去睡了。一夜醒来数次，巴不得馬上天亮，可以进行第二次試驗。

这时，噴漆工們并没有睡觉，郑兴章和陈阿毛——义务劳动車間主任和調度員，已經不能模範地遵守他們自己制訂的制度了，为了明天讓拖拉机“穿上新衣”开到田地里去，他們决定干一个通宵。用来打扮拖拉机的紅、白、黑三种油漆都已准备停当。鉄砂子、鋼絲刷都在一旁放着。这时郑兴章的父亲——漆工組長郑阿良事前准备好的，他下班时特意告訴兒子：“上漆要仔細呵，咱們漆过那么多的物件，可是漆拖拉机还是头一回，万不能讓农民兄弟說，瞧这拖拉机，咋的穿这么一身別扭的衣裳呵。”为了讓油漆干得快些，他倆生起了三个爐子，一面噴着油漆，一面設想着明日的情景。

“明日这‘鉄牛’去哪兒試耕呵？”郑兴章問。

“西边有塊荒地。”陈阿毛答。

“‘鉄牛’一开进去，荒地就翻身啦。”

“农业社長一見这‘鉄牛’，干活利索，就想牽着走啦。”

“报館里来个記者說，甬急着牽走，我还没給它照相哩。”

他們兴高彩烈地說着，用美妙的想象鼓励着自己。